突破兩百億

桓來

十來年前曾遊夏威夷，在驅車前往參觀火山口途中，於一小鎮休息午餐，順便瀏覽飯店附近商店，看到許多商品和工藝品都是日本製造，心裏頗多感觸。想到倘若有朝一日，來自臺灣的中華民國產品，也能遍於海外大都市及偏遠地區，那就好了！

去年十二月之交，到加州與內華達州邊境山區的塔浩湖一遊。這雖是旅遊勝地，但以賭吸引遊人，住戶不多，商店規模不大。我爲一睹此名湖眞面目，衝風冒寒到湖濱去觀賞，就在附近小店避寒小憩時，發現好些貨品都是來自臺灣的，我爲之興奮不已，口中不自禁的連呼好、好！

僅僅十年的時光，我們的對外貿易額增加了好十幾倍，五十五年時進出口總額不過十二億美元，至去年就達到一百五十多億美元，增加的快速可謂驚人。因其如此，近年在美國各地，幾乎是凡有商店處皆有臺灣貨；而我們來自臺灣的人，於大小城鎮的商場，乃至山巔水涯的小店都可以看到臺灣貨品時，眞是衷心喜悅兼有親切感。

國貿局把今年的外貿目標訂爲一百八十五億美元，汪局長表示可能達到一百九十億美元；我希望，今年就篤定可以突破兩百億美元大關。去年外貿的成長是百分之廿七，今年世界經濟復甦的情況更明朗化，我們的外貿成長率維持百分之三十應該不難，如此索性就來個突破兩百億美元大關。

我以爲，你是第一個跳出來的青年詩人，接着，如你一般的天才，會像雨後春筍一般湧現。但是，我的期盼落空了。

九年前，元月，媽媽爲不能替我的小說「黎明之前」找到理想的翻譯難過。

「你再寫一篇散文吧！散文可能容易譯。」媽媽說。

我素有喜歡塗塗抹抹的習慣，翻開完成與未完成的文稿，找到一篇只寫了幾行的文章，題名：「北戴河的回憶」。

爲一股激情驅使，我忘情地用一天的時間，寫完這篇近萬字的散文。但，找到的翻譯仍不理想。

當時我對臺灣的了解很膚淺，如果不是經過很多人解說、介紹，我不會知道怎樣把稿子投到這邊來。

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，中央副刊登出「北戴河的回憶」。不久，中央日報轉來一位女士的信：

「看到你的文章，我整整哭了一夜，重山很像是我的兒子，請你再講一些他的事情……」

天下哪裡有這麼湊巧的事！我不相信重山是這位女士的兒子。不過，我仍然回了一信。

十年了，我不想安靜，只想安靜的住在海外。默默的爲藝術努力，能够逃離這間偏室。李伯伯李媽媽過份激動，常常體貼地攙扶一下。

重山的信和照片李媽媽用雙重信封包着，珍惜地掏出來，她把它們攤在桌上說，細細地端詳着照片，「我見到他時就是這個模樣。」

可不就是他嗎！瘦高的身材，細細的眼睛，眼睛裏蘊藏着寂寞和悲傷。照片後註明了日期：一九五五年、五月。哦！那時還正是他最得意的時候呢！

李媽媽掏出剪下來的散文，這張報紙已經發黃，因爲撫摸的次數太多，許多地方都磨損了。

「我就是根據這篇文章，不斷地寫信托人，直到最近，才找到他。」李媽媽說。

「您說他那時候只有二十歲嗎？他的文才和模樣都不像那麼小。」我說。

「是呵！我也奇怪，他爲什麼二十歲長得那麼老，可能受的苦太多了。」李媽媽說。

「他虛報年齡是有原因的，他的生父是國軍官，在抗日戰爭時犧牲，大陸亦淪陷時，他才十二歲。他怕共產黨查出底細，所以不敢講眞話。」

李伯伯對重山的關懷和李媽媽一般深切。

深夜，展讀李媽媽交給我的書信。

「媽，這裏中請外出很困難，我既沒有親人在身邊，已經幾十年了，也沒爲什麼還要如此苦苦地想，我呢！好好活下去，我就會非常快樂。忘掉我，忘掉我吧！我求您！」

眞的那麼絕望嗎？重山眞的要拄着拐杖，睜着半睛的眼睛勞改一輩子嗎？他不敢寄一張近照，可見他如今不知被折磨得變成什麼模樣。

世界上，詩人和作家很多，但，像重山這樣的天才是難得的。重山重獲光明，會重新在文壇上大放異彩。

辨狂與雅

吳東權

「狂者進取」，原是一件好事。但是，放眼看看周圍，「今之狂者」，却大多由「狂」，由「怪」轉「濫」。結果，「狂」成了「文人無行」，這就一無可取了。

「雅」是「不俗」，也是一件好事。但如果爲了「附庸風雅」而「雅」，這就未免「雅的俗不可耐」了。

我以爲：「標新立異」固然不是狂，「憤世嫉俗」也算不上狂。狂是有擔當者，也正不妨我之以爲是。因此，「有胆識、有見地」，千萬人之以爲是者，也正不妨我之以爲獨非；千萬人之以爲非者，也正不妨我之以爲獨是。因此，狂者敢於表示自己的好惡，敢於面對衆人的非難，敢於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敢於不以成敗論斷英雄。

狂的基礎是「强」，而不是「濫」。常常表現在一個人的信仰、操守和氣度上；而不表現在一個人的服裝和髮型上。因此，「不恥下問」是狂；坦然的承認錯誤是狂；爲了維護原則，飯碗可以砸破不是狂。然而，裸狂則是狂，善髮也不是狂。

狂是一種嚴肅的自我負責。有些人不問自己是什麼材料，看了幾篇魏、晉名人視爲神聖的文章，却大多由林、林的人看做雅人，其實這兩種人相去並不太遠：一個住在市中心豪華公寓裏的人，而必自稱爲「某山人」、「某釣翁」，叫他的住處爲「某草廬」。這種雅士造作的虛假作風，眞不知有什麼可言。

狂所表現的是一種「世間有三等人」：「第一等：苦其身，而外不與焉；又次苦其內，而心中又舍不與焉；又次苦其外，而外又舍不與焉。」「何狂之有」？

「雅」是一種顢頇、一種對自己本來面目不覺得羞赧、不感到慚愧的「雷虎類犬」之譏。

「總管，貧僧先佈下百毒飛霧，甚麼狗屁？百毒頭陀低聲說。

「你少出餿主意。」拘魂鬼手不耐地說：「如果老鬼不從這一面逃走，你豈不是白用了？」

「老鬼那有機會逃走？」神劍孫立說：「統領要直接衝入莊中捉他，用不着唯問出面勸手。」

「那老狗眞該死了。」居然一躲就是三天，他這老江湖算是完蛋了。」拘魂鬼手得意地說：「不過，他也該死而無怨啦！爲了他兩個二流高手，不但出動了兩個六十餘名一流好漢，而且統領也親自出馬呢。噢！統領爲何還不發動？天色不早了呢。」

「也許還沒趕到吧，他要等十一道一同動身，十一道接到信息，從文都趕回歙差府，最少也要一刻工夫。」百毒頭陀冷冷地說：「統領未免小題大作，咱們這些人中，難道就不配去捉那老狗？貧僧一個人就可……」

「你少吹牛好不好？就憑你那些毒霧碎，就敢大言不慚？哼！上次在愚園，要不是你吹牛吹得離了譜，林小鬼骨早寒啦！閉上你的臭嘴，死不了的。」拘魂鬼手毫不留情地挖苦頭陀。

「甚麼狗屁奪魄飛霧，甚麼狗屁七步追魂針……咦！孫立，你怎麼啦？」

孫立像是睡着了，正向前一仆。華陽三妖接着向前仆，三個人直挺挺地爬下了。

百毒頭陀一聲怒吼，扭身倒地急滾。拘魂鬼手也不弱，向下一挫扭身一拗指大樹枝。

百毒頭陀一躍而起，方便鏢指出叫：「甚麼人在後面暗算？滾出來領死。」

「太美了。」

「哪裏，這個才名貴哩！」

「這是……」

錦綉從保險箱底層取出另一隻手飾盒，開了鎖，邊嚼邊說：「就是這種味道，才適合急行軍的糧食。」

「噢？」我更不相信他的話了。我嘴裏還在嚼着不鹹不甜的光餅，他居然說是最好吃？「這味道說鹹嘛好像又有點甜；說甜嘛又根本就是鹹的，是最好吃的嗎？」

「你們課本裏這一點可就沒有記載了。」老闆得意地笑了起來，順手一抓，拿起一個光餅，自己咬了一大口。

每天銷售的數量最多吃，所以每天銷售的數量最多吃。

「噢？」我更不相信他的話。我嘴裏還在嚼着不鹹不甜的光餅，他居然說是最好吃？「這味道說鹹嘛好像又有點甜；說甜嘛又根本就是鹹的，是最好吃的嗎？」

「你們課本裏這一點可就沒有記載了。」老闆得意地笑了起來，順手一抓，拿起一個光餅，自己咬了一大口。

「怎麼？」老闆對我翻翻眼白：「你以爲光餅最便宜就最難吃呀，錯了，吃來吃去，不過是一個光餅而已。」

「也許還沒趕到吧，他要等十一道一同動身，十一道接到信息，從文都趕回歙差府，最少也要一刻工夫。」百毒頭陀冷冷地說：「統領未免小題大作，咱們這些人中，難道就不配去捉那老狗？貧僧一個人就可……」

「你少吹牛好不好？就憑你那些毒霧碎，就敢大言不慚？哼！上次在愚園，要不是你吹牛吹得離了譜，林小鬼骨早寒啦！閉上你的臭嘴，死不了的。」拘魂鬼手毫不留情地挖苦頭陀。

「甚麼狗屁奪魄飛霧，甚麼狗屁七步追魂針……咦！孫立，你怎麼啦？」

孫立像是睡着了，正向前一仆。華陽三妖接着向前仆，三個人直挺挺地爬下了。

百毒頭陀一聲怒吼，扭身倒地急滾。拘魂鬼手也不弱，向下一挫扭身一拗指大樹枝。

百毒頭陀一躍而起，方便鏢指出叫：「甚麼人在後面暗算？滾出來領死。」

「給我把眼鏡拿來，那付小的。」

碧雙礙著足，她盡量不出半點聲響，悄悄拉開抽屜，錦綉的眼鏡三、四付，各種形狀和類別，她平日只戴那付玳瑁框的老花鏡，所以它最陳舊，鏡片也不行了，可是她又不捨得拿別的用，只在特殊情況下才肯。

這付袖珍眼鏡是鑲的白金的邊，鏡片是一般眼鏡的三分之一，只配造半個眼眼的，適合閱小字的人出放口袋的鏡。

戴在臉上就嫌滑稽，但也少用，況且只戴眼鏡的外盒就值不少，九九白金鑄成，豈可隨便攜往外頭。

「姑媽。」

碧雙遞到她面前，錦綉若有所失的迷糊了一陣，這纖熙熙頭接過去。

戒指還戴在手上，碧雙留有一個印象，就是她握著香扇斜臥在床上的時候，她曾問：「那就是鑽石嗎？」

不料話剛出口就被祖母搶了白眼，駁住她，叫她好生好生恐懼，不知自己到底錯了什麼。

「女孩兒家別多問，給人瞧不起的。」

祖母在歸途中還爲此事氣憤不已，只差沒拿棍打她。碧雙實在不知所措，她們是一輩子未曾見過那種東西的鑽石，爲何外祖母在姑姑面前表露樣樣是好，背了她就又說反話，這究竟怎麼回事，她不懂，她眞正不懂。

「姑媽，以前你戴，爲什麼現在不戴？」

「以前？……哦，以前是常戴，不過可不是這顆，那小多了，給那奮先生和知弄走幾顆啦，只剩這隻算，走筆書成光餅歌，饌經補作新公案。」

光餅是大型的，圓周有碗口大。

「這個請你吃，不要錢。」他又塞給我。

「我會！我會！」我特地把鈔票掏出讓他瞧瞧：「可是我吃不了兩個。」

「哎！小孩子吃兩個光餅算什麼？等你走到家裏時，早就消化掉了，拿去去，我每天起碼吃五個光餅。」

「你自己也吃呀？」我有點不相信，店舍挑光光吃了。

「怎麼？」老闆對我翻翻眼白：「你以爲光餅最便宜就最難吃呀，錯了，吃來吃去，每天銷售的數量最多吃，所以每天放學經過店子頭那一家糕餅店，門口用籮盛了各色各樣的糕餅，然而，不但顏色動人，親更是有的心情，如此關懷我的心情，似乎脚步都輕快了，經過城裡街道的各種商店門口，我目不斜視，沒有一樣東西會引起我興趣，唯一樣東西會引起我的希望，就是賣糖的，我就走過店子頭的希望，去那家香噴噴的糕餅店買一個餅吃。

「小弟弟，要買什麼？」

那個老闆總是含笑問付我。

站在店門口，我一手插在口袋裡捏着鈔票，雙眸亂轉，承受着一問一問，我的雙頰感到一陣發熱。怎麼會搖搖頭，跟往日一樣，地跟自己後來也懊悔，連我自己後來也懊悔